

我们为无名立碑

冯育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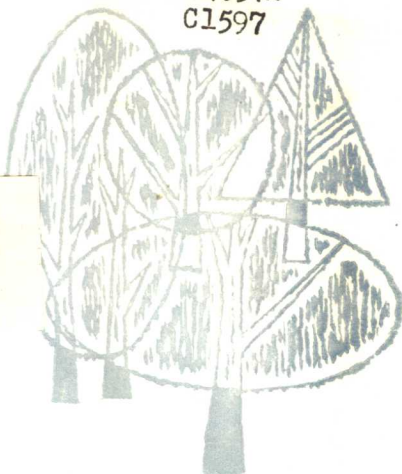


44.572
C1597

679023



10060243



我们为无名立碑

社海育楠 著

群众出版社

1986年·北京



1993

我们为无名立碑

冯育楠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通县教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25 印张 175 千字

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67·369 定价: 1.65 元

印数: 00001—7000 册

目 录

我们为无名人立碑.....	(1)
一个女人的选择	(85)
金与沙.....	(153)
野马良驹.....	(195)

我们为无名人立碑

自古人烟绝迹的黑煞岭近来发生的怪事，很使一些人纳闷。

首先，人们看到从黑煞岭上开出了一条路，虽说不能算一条康庄大道，但也人行马走，牛驮担挑，日益繁荣起来。

每逢晴好天气，便可以看到一行牛队马帮，驮着沉重的竹筐，从云雾漫漫的山顶上走了下来。吆喝牲口的人，开始仅是头缠黑巾，颈带藤圈，斜持腰刀的佤族壮汉，后来，不少其他民族的人也加入了这艰苦跋涉者的行列。更令人惊愕的是，那些身着古老部族服饰的佤族人，服装逐渐有了变化：元领短衣变成了制服，跣足登上了球鞋，手腕上的镯圈换上了亮光闪闪的手表。过去他们沉默地在这条山路上走着，陪伴他们的是呼呼的风声，叮咚作响的马铃，可是奇迹出现了，这些刚离开原始部落社会的人们，竟然在花挂袋内装上了半导体收音机。嘿，有意思，他们也随着“边疆的泉

水清又清……”的乐曲声，欢眉笑眼地唱起来了。

那些赶马帮的汉族人，服饰也愈来愈鲜亮，为了挡山风，有的年轻小伙子，竟戴起了考究的麦克镜。

一进山镇饭铺，更是他们的天下。酒，各色品种琳琅满目；菜，山寨风味的佳肴摆满一桌子。吃过饭，人人争先恐后地掏酒钱，拾元一张的大票子，手一提溜就是一摞。

佤族人过去吃槟榔，嚼烟草，可现在变了，你看那几个佤族赶马人，抽起了带把儿的高级香烟，嚼起了奶油巧克力糖。他们豪爽极了，看见孩子就掏一把糖递过去，遇到同桌吃饭的人，把烟往桌子上一掷，请吸烟，大重九、大前门管够。

这是怎么档子事？黑煞岭里发现了聚宝盆了？不然，这些人怎么会如此阔绰？

在山镇小店里打尖的人，大都是司机、采药人、跑江湖的卖艺人，当然还会有合法与不合法的单帮生意人，他们全目瞪口呆，惊愕之余，凑过去悄声问上一句：“弟兄们，财源茂盛呵，哪路生意发财？”

那些人哈哈大笑道：“生意？我们在黑煞岭发现宝了，满山遍野都是钱！”

说的当然是句海话，可听者眼都瞪圆了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司机，喘着大气问：“真的？有多少？”

“多少钱？”戴麦克镜的赶马人，嚼着猪头肉说：“老哥，海去了，算不清，反正买你开的大卡车，弄个三五万辆不犯愁。”

饭铺内所有喝酒吃饭的人，都让这大话给唬住了，连穿白围裙的跑堂伙计也吐了一下舌头，眨巴着眼说：“我的天

爷，你们那不是成财主了？”

一个酱色脸膛的佻族中年人，一口喝干碗底的酒，抹了下嘴巴说道：“托福共产党的政策好呵，再这样干上两三年，黑煞岭上说不定就会跑汽车。”

戴麦克镜的人粗声粗气地“嘿”了一声：“老哥，跑汽车不新鲜，咱们要弄两架直升飞机美气美气。瞧好的吧，咱黑煞岭人要带头来个四化，象外国阔老似的坐着飞机到处逛逛。”

这些赶马喝牛的人们，打着饱嗝，油光满面地又去赶路了，马帮牛队缓缓地在山路上走着，蹿起迷蒙的烟尘。

一个眼尖的跑单帮人，望着走远的这行奇特运输队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瞧牲口蹿起的扬土，驮的货物不轻。说不定他们真的找着宝贝了！”

“你眼馋不许上山瞧瞧，说不定会捞上点外快。”有人揶揄地说。

“我可没那胆子，要去那鬼地方，先得把老婆嫁了。”

“有了钱再弄上一个烫飞机头的洋娃娃多沾，你还疼惜你那个黄脸婆！”

跑单帮的人骂了一句，眨巴着眼在犯心思。

饭铺里响起一阵并无恶意的笑声。

笑声余音未落，从盘山公路上疾驶过来一辆北京牌吉普车。

吉普车在饭铺门前“嚓”地一声煞住了，从车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。

正在饭铺七言八语猜宝的那伙人，一眼就瞧出，那个身穿劳动布工装，戴着白线手套的年轻人是司机，可从后座下车的人，却象磁铁似的吸引住所有人的目光。

令他们吃惊的是，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妇女。

一个开拖车的大胡子司机，巴咂着嘴说：“深山窝飞来了白孔雀，你们瞧，简直是水漫金山寺里的白娘子。”

那个跑单帮的生意人，瞧着那女人身上穿的银白色风衣，用见多识广的口气说：“那衣料是尼龙绸，挡风又遮雨，四五十块一件呢！”

喝得红头涨脸的山区伐木工，哑着嗓子问身边的人：“你们估摸估摸，她有多大岁数？”

正剔牙的药材商，评头论足地说：“看腰板，也就三十郎当岁，可城里人面嫩，说不定能看走了十岁。”

跑单帮的生意人用筷子一指：“嚯，胸前还挂着个照像匣子呢，八九不离十是个华侨阔太太……”

“别放你妈的驴屁了，”伐木工磕着茶鸡蛋，反驳道：“你睁大眼瞅瞅，她里边身着劳动布工作服，又蹬着双翻毛牛皮靴，哪国华侨有这样装扮的！”

这个神态俊逸，亭亭玉立的女人引起了人们七嘴八舌的猜测。

人们又有新的发现了，她身后还背着个绿色旅行背囊，山风撩起风衣前摆，看得清她腰扎一条宽宽的牛皮带。

那个跑单帮的生意人，悄悄捅了身边人一下：“瞧，还带着枪呢！”

这个中年女人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神态从容地走进饭馆，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椅子坐了下来。

这时候，人们看得更清楚了，这个妇女可太不一般了，甭看她一路风尘，但依然神采飘逸，鬓角虽略见斑霜，可容貌端庄，秀丽中隐隐透出一股凛凛英气。她若穿上古装，简

直活象饭铺墙上贴着的那张大破天门阵里的穆桂英。

那个跑单帮的生意人眼都看直了，把辣椒碗当成了酒碗，直往嘴边送。采药人偷偷踢了他一脚，咧了他一眼。……

这样一个讲究的人，吃饭却极其简单，她要了两小碗清汤面，给司机要了半斤米饭，一肉一鱼两个菜。

吃饭前，她用手绢轻轻抹了下油脂麻花的碗边，端起来连吃带喝，很快就吃完这两碗辣油汤面，脸上沁出晶晶汗珠。

堂倌讨好地赶忙送上一块热气腾腾的白毛巾，她轻轻说了一声：“谢谢。”轻点额头，又抹了抹手，向着堂倌问道：“同志，请问从这里到黑煞岭还有多少路程？”

吐字清楚，标准的普通话送到饭铺中每个人耳朵里。哦，要去黑煞岭，她到那凶险去处干啥？人们投去探询的目光。

堂倌点头哈腰，忙不迭地答道：“大路二十数，小道近十五，要上黑煞岭，需带刀和弩，可一律跑不开汽车。”

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的青年司机，开口讲道：“蓝工，车子上不去，我步行送您上山。”

中年妇女微微一笑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走吧，十几里山路，两三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堂倌连连摆着手，惊慌地说：“小路不好走，前几天还有人碰上过老熊，您还是雇上几个人送一程吧！”

那个中年妇女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走惯山路了。”

她又对司机说：“小吴，不要等我了，开车回去吧。请转告

李局长，顶多一个星期我就赶回去。你不用来接，我可以乘长途汽车。”

当司机送她走了一程，返回来发动汽车时，人们呼啦一下子围了上去，连声发问道：

“师傅，你让这样一个单身女人上黑煞岭就不担心？”

“小哥，她是干啥的，看样子有点来头吧。”

“象这样神仙般人物，起码该带上两个保镖的上山，黑煞岭对外来人可不讲客气！”

司机打开了油门，戴上了遮阳眼镜，弹了个响指说：“你们发哪门子愁！她是我们地质局的主任工程师，在大山里转了二十多年了，啥场面没见过？甭说遇不上豺狼虎豹，就是狭路相逢，也是一枪一个，专敲天灵盖，绝不用第二枪！”

地质局工程师？这么说黑煞岭真的发现宝了。是啥宝？怪不得那些山里下来的土老帽愈来愈洋气，愈来愈阔绰呢。

“啥宝贝？”那个跑单帮的生意人眼都冒光了。

“钻石玛瑙，金银财宝！”司机开了个玩笑，一踩油门，按两下喇叭，汽车兜转头，沿着来的方向一溜烟地驶去。

二

蓝玉晶走在山间小路上。以前，这是佤族山寨人下山的通道，路窄又险。传说佤族人下山，无路可攀时，就身裹棉毯，沿着长满青草的山坡滚下去，这当然有点夸大了。然而，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内的佤家人，翻山过岭的确矫健如羚羊。就在解放初期，他们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，弩弓射鸟，梭镖击兽，生产方式相当落后。

就是这个民族却在黑煞岭里发现了珍贵的锡矿脉，并已开采收益了。当矿藏情报所通知地质局这个消息时，简直象一颗巨型炮弹，在地质局大院爆炸了。

一些人喊道：“国家每年给我们投资几千万，可咱们没找着锡矿，反倒让一些不赚工资的老百姓抢了先。这样下去，地质局关门大吉算了！”

群众的议论钻进领导的耳朵里，李局长坐不住了，立即召开了一个技术骨干会议。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目前的形势是真猴假猴，谁招数多，谁敢闹天宫，谁就是齐天大圣，黑煞岭上也不知是一伙什么人物开采锡矿，戏法变得巧，连我这老地质也蒙在鼓里。”他手搓着下颏的白胡子茬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要想揭开谜底，就要到那儿去看看。我本想去一趟，可省里要开整顿会议，抽不开身……大家合计合计，这件事怎么处理妥当？”

蓝玉晶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她心里一直很不平静，逝去的往事不断在眼前翻转。她见大家都在沉思默想，果断地说：“我去。”

屋里只剩下她和李局长两个人时，这个年近花甲的老干部，感慨地说：“蓝工，你做好准备，尽快出发吧。黑煞岭开了矿，定有能人在指挥，你去摸清情况，立即通知我。还有——”

他说着，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份材料，递给她，说：

“这是一份局党委给一个地质人员落实政策的文件……我们一直查不到他的下落，最近有人说，他可能在那里。”

蓝玉晶的视线落在这份摊开了的文件上。“是他？！”她愣了一下，不由得轻轻地叫出声儿来。……

就这样，蓝玉晶来到了黑煞岭。

黑煞岭对她来说，算不上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远在二十多年前，她还是一个女大学生时，就知道祖国西南边陲有这么一座原始荒山，有多少次，她站在首都的郊野上遥望西南天宇，寄上深深的情思……二十多年岁月过去了，她从一个充满幻想的青年姑娘，成为一个饱经沧桑的地质工程师，她踏勘过多少座高山，普查过多少座峻岭呵，但黑煞岭却象一个遥远的梦，除了留下淡淡的模糊的印记外，其它什么都没有留下来。在她忘却它的时刻，它却又一次震动了她的心扉——开矿了。

为了解开这个谜，重圆过去的梦，她要亲自去一趟。

风和日丽的秋天，黑煞岭是秀美多姿的，萋萋绿草从山底一直铺到云端，绿草丛里山丹花、牛蹄甲花、野扶桑开得象一团团火焰。忽然，一只五色孔雀飞过来了，那长长的尾翎宛若霓霞飘舞；矫健的点水雀从云空里箭似的窜下来，轻轻点一下奔腾的涧水，又闪电般地射向竹林。峭壁上岩棕喷绿，绿得发黑，好似要滴出绿的乳液，涧谷旁高大的美登木树上白胡子黑叶猴攀着树枝，瞪大一双黑溜溜的圆眼睛，蛮有兴趣地打量着充满生机的山野。木棉花丛里，一对硕大的凤蝶，掀动着轻纱般的花翅在翩翩起舞。

一片古栎木林外，露出了一排简陋的工棚，茅草遮顶，竹篾为墙。原始山林里突然出现了这排“房子”，当然是开矿者的宿营地了。

蓝玉晶绕过一道山梁，看到这些简易的工棚时，不由得有点紧张起来。这一带是佤族人所居住的山区，他们剽悍勇猛，憨莽有余，文礼不足，对于不怀好意，探索他们奥秘的

外人，往往拔刀相对。过去，这样的仇杀惨案屡有发生。

工棚里没有人声，也没有炊烟，空荡荡，静悄悄，使人感到神秘莫测。

这些工棚的门都掩着，只有正中间那个大号的工棚敞着门，门外有几簇西番莲开得正旺，鹅黄姹紫，朱红淡墨，招来成群戏舞的飞蝶。

蓝玉晶走到门边，轻轻地问了声：“有人吗？”

回答她的是呼啸的风声。

于是，她走了进去。令她惊愕的是，工棚内有一位身穿西装，头戴烟色鸭舌帽的人，正在雕塑一尊石像。他左手拿斧，右手握凿，面对石像一动不动，只有那长满胡茬的嘴唇在翕动着，仿佛在与石像说话。他是那样地专心，连走进一个人来都没有发觉。

她狐疑满腹地瞧瞧那尊塑像，它约一人来高，浑身上下金光闪烁，是用一块含矿量极高的锡矿岩石雕塑而成的。一眼就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地质工作者的雕塑，他手握钉锤，腰挎罗盘，山风吹拂着他的头发，眼睛遥视远方。

这尊塑像的神情豪迈粗犷，但细一打量，眉宇间似乎隐藏着深深的哀愁，那道仿佛涧谷似的竖纹，埋藏着辛酸，但又未让悲伤流溢出来。

面对着这尊雕塑，蓝玉晶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他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

尽管如此，望着塑像那双充满豪情，但绝无一丝锋芒外露的眼睛，与那被山风吹得象马鬃飘舞的长发，她还是不禁轻轻赞叹了一声。

这情不自禁的对艺术品的赞美，和对被雕塑者敬仰的心



声，输入到那位老雕塑师的耳鼓中去了。他蓦地转过头来，惊奇地打量着蓝玉晶。

蓝玉晶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，那位雕塑师不无遗憾地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来晚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他们不开矿了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……他是谁？老雕塑师为什么讲话这么云山雾罩，吞吞吐吐？他与塑像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如此情丝牵绕？为什么仅他一位外来人留守工棚？……

一连串疑问涌上她的心头，她思忖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您是谁？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

“我到这里来，说起来简直是一个奇怪的梦，可我绝不后悔。……那些开矿者太阳落山时才回来。来，请坐，壶内有水……你不是来了解矿是怎么发现的吗？我都可以讲给你听……”

在那间工棚内，在那尊金光闪闪的雕塑旁，老雕塑师讲了以下的故事……

三

不久前，我从首都来这边陲深入生活，更确切地说，是来参观剑川石窟的。

这个石窟开凿至今约一千来年了，是古老南诏大理国能工巧匠的杰作。石窟共十六个，分布于石钟山、狮子关、沙登箐等处，造型优美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，构成一幅白族古代生活的历史画卷。

我在石钟山停留了五天。后来，准备南行赴鸡足山观赏寺院中的泥塑。

那天早晨，我刚打好行装，突然有两个气宇非凡的大汉来到我的面前。他们告诉我：鸡足山一带发现瘟疫，暂时停止参观。他们又说：腾冲一带群山里发现了一个古建筑群，那里雕塑极多，他们正准备到那里一游，邀我同行。盛情难却，我同意了。

他们在下关市租了一辆越野小吉普，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出发了。先在保山县住了一夜，次日继续西行，可是，汽车出城不久却改变了方向，直奔东南。他们说，西边正修路，无法通车。汽车夜晚到达临沧，但没有停下来，他们解释说，再坚持几小时就能到达腾冲。长途乘车，人很疲劳，车又颠簸，使人昏昏欲睡，不久我就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，睁开眼一望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这里不但看不到一点腾冲古城的影子，而且连公路也没有了，四周全是黑压压的大山，可能因为山势过高了吧，涧谷内雾气弥漫，一团一团地翻卷滚动；当浓雾飘散开那一瞬间，可以看到山岗上那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。汽车早熄火了，却有几匹骑马的人来接我们。

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如此精心安排，究竟要把我逛到何处去？……

不弄明白这一切，我是决计不往前走了。

一个白净面皮的人对我笑盈盈地说：“谷老师，请您上马吧，再有四十里山路，我们就可以到了。”

“你们要把我弄到什么鬼地方去？”我大声喊了起来。

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恳切地向我说道：“说实话，我们请您上山去雕一尊石像。”

听我一、差点气炸了肺，真狡猾呵，岂有此理！我谷云方是堂堂美术学院的教授，请我雕塑的人，哪个不是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？现在可好，把我当成一个孩子，一个白痴，来要我，戏弄我，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，我绝不向这种诈骗行为妥协，让我雕塑一刀一凿，休想！

我满脸怒气，他们却笑脸相迎，那个白净脸汉子又笑呵呵地说：“请您原谅我们的唐突。前面是黑煞岭，那里有几十号人等着您呢。若不去，他们会不答应的。”

“你这是威胁！”我气冲冲地说。

一个沉默寡言的黑脸汉子，倔巴巴地说：“现在就是让您走，您一个人也绕不出这些大山去。您痛快点跟我们走吧，我们队长吩咐过，不把您请上山，我们就别回去。他可是令出如山，半点不含糊。”

他们队长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莫非是啸聚山林的强徒，还是一些不受法律管束的化外之民？想到有关边境深山里的传说，我不由变得沉默起来。

在这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地方，我真没咒念了。即使他们放我走，不冻饿而死，也逃不脱毒蛇猛兽之口。

唉，就先随他们去吧，到时候再说。

于是我就跟他们来到这间工棚，他们让我洗脸，喝茶，然后端来一桌子山珍异肴。有新采来的香蘑、木耳，有炸山鸡肉、爆炒麂子、状元红名酒，还有新鲜水果，什么菠萝、香蕉、椰子、山葡萄，简直是我当成贵宾接待了。食物丰盛，却无人陪客，那个白净脸对我说：“谷老师，您一路劳累，吃过饭先歇歇，过一会我们队长来看你。”

果然，过了约一个时辰，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身材魁伟的